

船山學譜

船山學譜卷之二

心性論

榆次 王永祥 纂論

論性命日生

先生既主張氣化日新則性者生理當亦爲日生者命爲天命當亦爲日命者思想之一貫然也尙書引義論此最詳其言曰

性者生理也日生則日成也則夫天命者豈但初生之頃命之哉但初生之頃命之是持一物而予之于日俾牢持終身以不失天且有心以勞勞于給與而人之受之一受其成形而無可損益矣夫天之生物其化不息初生之頃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無所命則仁義禮智無其根也幼而少而壯壯而老亦非無所命也何以知其有所命不更有所命則年逝而性亦日忘也形化者化醇也氣化者化生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始以爲胎孕後以爲長養取精用

物一受于天產地產之精英無以異也形日以養氣日以滋理日以成方生而受之一日生而一日受之受之者有所自授豈非天哉故天日命于人而人日受命于天故曰性者生也日生而日成之也夫所取之精所用之物者何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也二氣之運五行之實足以爲長養猶其足以爲胎孕者何也皆理之所成也陰陽之化運之也微成之也著小而滴水粒粟乍聞忽見之物不能破而析之以畫陰陽之畛斯皆有所翕合焉陰爲體而不害其有陽陽爲用而不悖其有陰斯皆有所分則焉川流而不息均平專一而歆合二殊五實之妙翕合分劑于一陰一陽者舉凡口得之成味目得之成色耳得之成聲心得之成理者皆是也是人之自幼訖老無一日而非此以生者也而可不謂之性哉

生之初人未有權也不能自取而自用也惟天所授則皆其純粹以精者矣天用其化以與人則固謂之命矣已生以後人既有權也能

自取而自用也自取自用則因其習之所貫爲其情之所歆于是而
純疵莫擇矣乃其所取者與所用者非他取別用而于二殊五實之
外亦無所取用一稟受於天地之施生則又可不謂之命哉天命之
謂性命日受則性日生矣目日生視耳日生聽心日生思形受以爲
器氣受以爲充理受以爲德取之多用之宏而壯取之純用之粹而
善取之駁用之雜而惡不知其所自生而生是以君子自彊不息日
乾夕惕而擇之守之以養性也于是有生以後日生之性益善而無
有惡焉若夫二氣之施不齊五行之滯于器不善用之則成乎疵者
人日與媮暱苟合據之以爲不釋之欲則與之浸淫披靡以與性相
成而性亦成乎不義矣惟命之不窮也而靡常故性屢移而常異抑
惟理之本正也而無固有之疵故善來復而無難未成可成已成可
革性也者豈一受成削不受損益也哉故君子之養性行所無事而
非聽其自然斯以擇善必精執中必固無敢馳驅而戲渝已詩曰昊

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及爾游衍出王游衍之頃天日臨之天日命之人日受之命之自天受之爲性終身之永終食之頃何非受命之時皆命也則皆性也天命之謂性豈但初生之獨受乎

形之惡也倏而贅疣生焉形之善也俄而肌膚榮焉非必初生之有成形也氣之惡也倏而疾疾生焉氣之善也俄而榮衛暢焉非必初生之有成氣也食谿水者癭數飲酒者臙風犯藏者喎瘡入裏者厲治瘍者肉已潰之創理瘵者豐已羸之肌形氣者亦受于天者也非人之能自有也而新故相推日生不滯如斯矣然則飲食起居見聞言動所以斟酌飽滿于健順五常之正者奚不日以成性之善而其鹵莽滅裂以得二殊五實之駁者奚不日以成性之惡哉周子曰誠無爲無爲者誠也誠者無不善也故孟子以謂性善也誠者無爲也無爲而足以成成于幾也幾善惡也故孔子以謂可移也有在人之幾有在天之幾成之者性天之幾也初生之造生後之積俱有之也

取精用物而性與成焉人之幾也初生所無少壯日增也苟明乎此則父母未生以前今日是已太極未分以前目前是已懸一性于初生之頃爲一成不易之側揣之曰無善無不善也有善有不善也可

以爲善可以爲不善也嗚呼豈不安與

引義卷三頁十至頁十三

天之生物其化不息人受其化以生而豈能一受即息哉一受即息是一生而即死矣二氣之運五行之實無時不流行於日用之間人之所以長養其形滋厚其氣以及口得之成味目得之成色耳得之成聲心得之成理者皆是物也時時息息無不在授受之頃而豈但初生之時命之其純粹以精者固日生之性命疵惡以厲者亦莫非日生之性命其授之也無殊而受之也有別取之多用之宏而壯取之純用之粹而善取之駁用之雜而惡惟在人之自強不息精擇固守以擠于善而已惟命之不窮也而靡常故性屢移而常異使一受其成側而無可損益則教育之功無可施已人形之善惡固大體具于初生之頃而尙有不測之改變故倏而贅疣

生焉飢膚羸焉況乎日行之德哉嗚乎先生此論誠見道明而爲說詳者矣然又恐或者疑曰所日生者氣耳氣非性氣之理乃性則性乃一成于有生之初者也于是先生又釋之于讀四書大全說其言曰

愚嘗謂命日受性日生竊疑先儒之有異今以孟子所言平旦之氣思之乃幸此理之合符也朱子言夜氣如雨露之潤今之雨露非昨之雨露則今日平旦之氣非昨者平旦之氣亦明矣乃或曰氣非性也夜氣非即仁義之心乃仁義之所存也則將疑日生者氣耳而性則在有生之初而抑又思之夫性即理也理者理乎氣而爲氣之理也是豈于氣之外別有一理以游行于氣中者乎夫言夜氣非即良心而爲良心之所存猶言氣非即理氣以成形而理具也豈氣居于表以爲郛郭而良心來去以之爲宅耶故朱子說夜氣不曾耗散所以養得那良心以一養字代存字只此天所與人清明之氣養成而發見到好惡上不乖戾即是良心而非氣外別有心生審矣理便在

氣裏面故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者不離乎一陰一陽也天之與人者氣無間斷則理亦無間斷故命不息而性日生

孟子三頁二十五

理氣非二理者氣之理而非別有一物也則氣日生而理亦日生不待言矣日生之論不僅此也別見者尙多茲類列之

禽獸終其身以用其初命人則有日新之命矣有人之道不謚乎天命之日新不謚其初俄頃之化不停也祇受之牖不盈也一食一飲一作一止一言一動昨不爲今而後人與天之相受如呼吸之相應而不息息之也其唯死乎然後君子無乎而不謚乎命也始終富有而純乎一致也

詩廣傳卷四頁二十五

命日降性日受性者生之理未死以前皆生也皆降命受性之日也初生而受性之量日生而受性之真爲胎元之說者其人如陶器乎

思問錄內篇十五

性即理也即者言即者個物事非有異也當有生之初天以是命之爲性有生以後時時處處天命赫然以臨于人亦只是此蓋天無心成化只是恁地去施其命令總不知道人之初生而壯而老而死只妙合處遇可受者便成其化在天既無或命或不命之時則在人固非初生受命而後無所受也孟子言順受其正原在生後彼雖爲禍福之命而既已云正則是理矣理則亦明命矣若以爲初生所受之命則必凝滯久留而爲一物朱子曰不成有一物可見其形象又曰無時而不發現于日用之間其非但爲初生所受明矣生初有天命向後日日皆有天命天命之謂性則亦日日成之爲性

大學頁十一

思問錄內篇又曰

成性存存之又存相仍不舍故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命不已性

不息矣謂生初之僅有者方術家所謂胎元而已

思內十五

性命日生則人之存心當息息不放以待命矣故大學章句曰

天道至教無時不發現于日用之間故曰明明在上赫赫在下陰陽變化利用厚生正德無非教也心有不存目有不在則上天不已之命至密之教所失多矣異端不察乃疑有生生初物終身在成形之內求諸光景冀得見之其愚不可瘳也

大學章句頁七

周易內傳亦曰

有一日之生則盡一日之道善吾生者善吾死也樂在其中矣

內傳卷二下頁

五十

天道有恒而命無恒故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者存乎君子爾

內傳卷二下頁

二十

性命日生則人之行為當重日新矣故讀四書大全說曰

人之為善須是日遷若偶行一善自恃為善人則不但其餘皆惡即此一善已挾之而成驕陵故傳云日新云作新皆有更進重新之意

大學

頁三

大學章句亦曰

明必續而後善

大學章句頁九

一切理論皆重教育方面此亦思想之系統然也

論理氣

先生于論性命日生時即附帶論及理氣不離問題茲專篇述之以其爲性善論之根據也孟子大全說中闡此頗詳其言曰

凡言理氣者謂理之氣也理本非一成可執之物不可得而見氣之條緒節文乃理之可見者也

孟子二頁九

言理之氣者以氣徵理也先生恐人認理爲如一物焉在氣之中如論太極時異端道在陰陽之虛之說故首明之氣之條緒節文乃理之可見者非一成可執之物也又曰

天下豈別有所謂理氣得其理之謂理也氣原是有理底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

孟子三頁八

氣原是有理底氣無不有條緒節文之謂也此氣無不善之說也又曰

天者所以張主綱維是氣者也理以治氣氣所受成斯謂之天理與

氣元不可分作兩截

孟子二頁八

以理即氣之理如道即器之道故理氣不可分論語大全說中亦有一段論此其言曰

天之命人物也以理以氣然理不是一物與氣爲兩而天之命人一半用理以爲健順五常一半用氣以爲窮通壽夭理只在氣上見其一陰一陽多少分合主持調劑者即理也

論語二頁六十二

孟子說中又曰

理只是以象二儀之妙氣方是二儀之實天人之蘊一氣而已從乎氣之善而謂之理氣外更無虛託孤立之理也

孟子三頁二

理如太極氣如陰陽天人之蘊一氣而已先生之旨露骨表出矣可謂之爲惟氣論理氣之關係既如此則理先氣後之說當與道先天地之說同謬孟子說曰

理即是氣之理氣當得如此便是理理不先而氣不後理善則氣無不善氣之不善理之未善也人之性只是理之善是以氣之善天之

道惟其氣之善是以理之善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氣也唯其善

是以可儀也

孟子三
頁二

理不先而氣不後理善則氣之善可知且理既爲氣之理而無虛託孤立之理則理氣當爲相待相成同盛同衰者故思問錄內篇曰

氣者理之依也氣盛則理達天積其健盛之氣故秩叙條理精密變化而日新

思內二
十一

天之能秩序條理精密變化而日新以天之氣健盛故則理非一物不過以形容氣之妙化耳

理氣不離則人性之善以理之善要亦氣之善也故孟子說曰

吾心之虛靈不昧以有所發而善秋所往者志也固性之所自含也吾身之流動充滿以應物而貞勝者氣也亦何莫非天地之正氣而爲吾性之變焉合焉者乎性善則不昧而宰事者善矣其流動充滿以與物相接者亦何不善也虛靈之宰具夫衆理而理者原以理夫

氣者也

理治夫氣爲氣之條理

則理以治氣而固託乎氣以有其理是故舍氣以

言理而不得理則君子之有志固以取向于理而志之所往欲成其

始終條理之大用則舍氣言志志亦無所得而無所成矣

孟子一頁三十

吾身之流動充滿以應物而貞勝者氣也理則以理夫氣而爲氣之條理者也是故舍氣以言理而不得理因其氣之善是以理亦無不善也又曰

將理氣分作二事則是氣外有理矣夫氣固在人之中而此外別有理豈非義外之說乎所以視聽言動之理在既視聽者動後方顯即可云外孔子言復禮爲仁則禮徹乎未有視聽言動之先與既有之後即氣而恒存也今以言與聽思之聲音中自有此宮商角徵羽而人之氣在口即能言之在耳即能辨之視之明于五色動之中于五禮亦莫不唯氣能然非氣之用僅可使視見聽聞言有聲動則至也人之性既異于犬牛之性人之氣亦豈不異于犬牛之氣人所以視聽言動之理非犬牛之所能喻人視聽言動之氣亦豈遂與犬牛同

耶人之甘食悅色非自陷于禽獸者則必不下齊于禽獸乃噉蹴之
食乞人不屑不屑則亦不甘矣是即自陷于禽獸者其氣之相取也
亦異況乎即無不屑而所甘所悅亦自有精粗美惡之分其所以迥
然而爲人之甘悅者固理也然亦豈非氣之以類相召者爲取舍哉
故曰形色天性也氣而後成形形而後成色形色且即性而況氣乎
氣固只是一個氣理別而後氣別乃理別則氣別矣唯氣之別而後
見其理之別氣無別則亦安有理哉

孟子三
頁七

先生主張惟氣論謂天人之蘊一氣而已理氣不能相離理爲氣之理而
非另有一物一成可執茲以言聽徵之益信聲音中自有此宮商角徵羽
是氣自有五聲也氣在口即能言之在耳即能辨之視之而自明于五色
動之而自中于五禮亦莫不惟氣能然是氣自能言動中節也惟氣之說
不益顯哉人性之善亦惟氣故也故曰形色且即性而況氣乎人之異于
禽獸氣不同也氣不同故性不同人之取與違合中節失節則氣之以類

相召者有不齊也氣有變合故性有偏全故又曰唯氣之別而後見其理之別氣無別則亦安有理哉

一切惟氣理亦氣之有條理者耳然則有非理者何也孟子說曰

有變合則有善善者即理有變合則有不善不善者謂之非理謂之非理者亦是理上反照出底則亦何莫非理哉氣之誠則是陰陽則是仁義氣之幾則是變合則是情才若論氣本然之體則未有幾時固有誠也故淒風苦雨非陰之過合之淫也亢陽烈暑非陽之過變之甚也且如呼者爲陽吸者爲陰不呼不吸將又何屬所呼所吸抑爲何物老氏唯不知此故以橐籥言之且看者橐籥一推一拽鼓動底是甚麼若無實有儘橐籥鼓動那得者風氣來如吹火者無火吹亦不燃唯本有此一實之體自然成理以元以亨以利以貞故一推一拽動而愈出者皆妙實則未嘗動時理固在氣之中停凝渾合得住那一重合理之氣便是萬物資始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底物事